

## ◆岁月回眸

## 白衬衣

王道清

我读小学时,放学通常比较晚。一天,我跨进门槛,只见堂屋里长凳上“嗖”地站起来一个小伙子。这不是七哥吗?草绿色军裤,解放鞋,军用皮带,小平头。特别是那件白衬衣,衣服上有小小的整齐的折纹,左胸前别着一枚圆圈的毛主席像章,显得英俊潇洒。七哥是大伯的儿子,在院子里同辈人中排名第七,我们都叫“七哥”。看到我,七哥咧嘴一笑,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,伸手从桌上抓起一把花花绿绿的纸包糖塞到我手上。我呆呆地接过糖,不知所措。几年不见,我被眼前的七哥惊呆了!

六年前,七哥当兵入伍,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,苦练杀敌本领,多次立功获奖,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。现在退了伍,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。七哥经常穿着军服劳动,但是那件白衬衣却很少穿。

“双抢”结束了,农活却没有闲下来。一天傍晚,不晓得七哥从哪里借来一辆自行车,邀我陪他去石下江煤矿打球。我一听,高兴得跳起来。我们到了的时候,其他人都在练习了。球场的灯好亮哟,直视有点刺眼睛。七哥架好自行车,脱了上衣和长裤让我抱着。这时,我才发现七哥穿了白衬衣。打球穿什么白衬衣,耍阔,我心想。

比赛马上就开始了……七哥穿着短裤背心,胸前的“人民空军”格外抢眼。七哥左突右跳,不断地投篮得分。每当七哥得分,我就使劲拍手。我看到身边一个穿红色碎花裙子的姑娘比我还高兴。她是七哥高中时的同班同学,现在是煤矿矿灯班的班长。

球赛结束了,只见七哥满头大汗走过来,姑娘变戏法般递过去一条白毛巾,上面还有“石下江煤矿”几个字。七哥跟姑娘打了一下招呼,悄悄地说了几句话。我没有听清楚,也不想偷听他们讲话。我们趁着月光,骑车回来了。

七哥的白衬衣穿得少。每次穿过之后,都是自己动手洗衣,不要伯娘染指。他先把衬衣泡一下,然后擦上肥皂,用毛刷把衣领和袖口刷干净。再放到清澈溪水里去漂洗,用衣架撑好挂在阴凉的地方。干了以后,折叠整齐,小心翼翼地放到木箱里。照伯娘的话说,那是他的宝贝。

一天早晨,七哥出工回来,看到对门周家婶娘同娘在灶屋里嘀嘀咕咕。自从七哥

回乡以后,经常有人上门做媒,七哥已经习惯了。七哥洗了脸正准备去拿碗装饭,被娘一把拖进里屋。

“娘,我说过,现在不找对象。”七哥直截了当。

“不是……那个意思。”娘不晓得怎么讲,不敢看七哥,眼光落到自己脚尖上。

“那是什么事?”七哥搞懵了。

“周婶家的儿子,记得吗?”

“我们是同学。”

“今年二十五了,还没结婚。介绍了几个,人家嫌他家条件差。前几天又介绍了一个。”娘抬起头看着七哥。

“好事呀。”七哥知道,周婶儿子很老实的,只是家庭条件差了点。

“她想要你帮帮忙。”娘说出话,显得很无奈。

“哈哈……找对象我还能帮忙?”七哥一笑,心想,难道偷梁换柱?农村里也有代人相亲的,不行……

娘看到这样下去不行了,怯怯地说:“她想借你一样东西去相亲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白衬衣。”娘说出这话,已经转过身去,看来娘也不太愿意。

这下难住七哥了。就这件白衬衣,自己都舍不得穿,既然人家开了口就慷慨一次吧。本来两家的关系很好,自己当兵几年,老同学田里畲上功夫做了不少,人家从来没要过报酬。有一年夏天暴雨,深夜里涨水,还是老同学把娘背出来。七哥想到老同学的好,爽快地答应了。

娘马上转过身,眼泪汪汪地看着七哥。

七哥心想,不就是相亲穿一次吧,洗干净就行。

两天过去了,白衬衣还没有还过来。可能是姑娘家里满意,留宿男方了。我们周边乡里有习俗,对方不愿意,男方草草吃过中饭甚至不吃饭就走了。如果愿意,就留宿男方。男方也不客气,留下来帮姑娘家生产劳动。七哥替老同学高兴,如果成功了,白衬衣贡献可就大了。七哥越想越兴奋,吊在门口的桃树上打秋千。七哥无所谓,反正衣服还会回来的。

晚上,吃了夜饭,七哥正准备上床。娘把饭桌上的煤油灯拨亮了一点。

“那件白衬衣多少钱买的?”娘问。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?那是大商场买的,我们这里没有。”

“哎……”娘叹了口气,窸

窸窣窣从屋里摸出那件白衬衣。七哥心想,终于回来了,接过来正要走。娘一把拉住他:“你仔细看看。”

“有什么好看的,明天我再洗一下。”

娘从七哥手里拿过白衬衣,翻开,指着左边口袋。七哥一看。妈呀,左边口袋上有一滩蓝墨水印迹,虽然洗过,依然可辨。

小子,你充什么斯文嘞?穿白衬衣还挂一支烂钢笔,猪鼻子上插葱一一装象。好好的一件衣服,被你搞成这个样子。肯定是钢笔没拧紧,这个样子,有什么办法嘞?叫他赔,于心不忍,况且县城的商场不一定有。算了吧,好事做到底。七哥看到娘比自己还急,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站在屋中间不知所措。

“不要紧,墨水也不是脏东西,说不定这几滴墨水给我带来好运气。”七哥安慰娘。

“好崽,好崽。”娘感到儿子在部队真的出息了。

七哥买来一把小弹子锁把小木箱锁起来,再也不看白衬衣。

还不到一个月,七哥就收到招工通知书,还是市里的单位。

一天清早,七哥自己用新竹做了一根扁担,一头挂着用塑料布包裹的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,一头挑着那只小巧的木箱。我和大娘送七哥到石江汽车站。七哥和车站行李员把被子和木箱拴在车顶,车顶上堆得像小山一样。他们下来的时候,汽车已经发动了。

这时,一辆小“飞鸽”响着铃飞快地冲过来。单车上跳下来一位穿着红色碎花裙子的姑娘,是煤矿的那位班长。只见她熟练地架好车,麻利地从单车后座上取下一件东西。哇,一件崭新的白衬衣!

七哥接过四四方方的礼盒,手扶车门跟我们告别。几个月的生产劳动,七哥瘦了,黑了。晨曦中,七哥身上的白衬衣格外耀眼,隐隐约约的蓝墨水印迹好像锦上添花。

(王道清,洞口人,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)



## ◆漫游湘西南

早闻那溪是一块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神秘净土。据说那溪原称“挪溪”,因为那里的溪流经常挪动改道。后来不知是谁觉得“挪”有点急躁莽撞,缺少文雅的韵味,便将“挪”的提手旁改成了草字头。

于是,我们驾车前往那溪瑶族乡的安顺村,那里是“溪”流特色聚集的地方。虽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落,但山腰有水泥马路盘桓,山脚有潺潺流水环绕。溪边有雄伟壮阔的牌楼,有一幢幢清一色的原木建成的盖有琉璃瓦的民宿,还有球场、秋千等体育设施。

“看三吊瀑布去。”有人迫不及待了。我们穿过眼前的溪上廊桥,走过一线跳墩,涉浅水沙滩,不几步就拐进了另一条溪流。我扶着护栏,一会儿登梯爬坡,一会儿拐弯绕道,不久就气喘吁吁了。刚才还是阳光明媚,但拐进这条溪流后,则树荫蔽日。或许是溪水湍急撞击岸边溅出的水沫,或许是林间间的氤氲水汽将这石级和护栏变得潮湿,像是刚下过一场小雨。我在路边随手捡了一根枯枝,折掉细尾,就变成了一根拐棍。凭着拐棍的帮助,才勉强跟上年轻人的步伐。

走到半路,前面传来花花水声,一股瀑布飘洒而下。我走不动了,拄棍伫立,心想,这莫不就是传说中的瀑布?也太一般了吧!没过多久,还没进小学的孙女在远处的山坳上喊:“爷爷,快上来看,这里有个大瀑布。”我只好加快步伐。果然,那瀑布从半空中呼啸而下,跌成三叠,确实有雄浑的气魄。这时,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李白的两句诗来: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我到过庐山,那里的“三叠泉”早已干涸。今天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在这里找到了《望庐山瀑布》的诗歌意境。

从此瀑布下来,拐一个弯,我们见到了另一条水流更大,但相对平缓的溪流。安顺村的人们将溪流稍加疏浚,搞起了生态漂流。在其中捌飧些激流险滩、清幽平潭,让漂流者时感惊险刺激,时感清凉舒爽。

我抚摸着游艇,也想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刺激一回,年轻一回。虽是热天,但站在清凉的水里,掬一捧清流,拍了拍胸脯,一股凉意袭来,顿时打了个寒噤——还是让年轻人去吧,毕竟这是年轻人的世界。红红绿绿的各色橡皮艇里坐着年轻的男男女女,有的还带着小孩,穿着极为简单,他们一下子尖

叫着冲下险滩,一下子在平静水域击水嬉戏。我的目光跟随着他们,有祝福,有羡慕。

其实,见到那溪这奇形怪状的山峰、奇险幽深的峡谷,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
1958年,我大哥听从上级安排,从洞口干部任上下放到那溪的崇山江劳动锻炼。第二年,我的侄女在那里出生。我跟着父亲去看他们,那时我小学还没毕业。凭借双腿,第一天从武冈走到洞口县城,第二天沿着黄沙飞腾的320国道到江口,第三天我们钻山越岭,沿羊肠小道,已经是晚风嗖嗖的时候,才到达目的地。

当时的崇山江应该有十多户人家,一色的矮木屋,灰黑灰黑的,而且有的壁板已经腐朽松脱,露出错落无致的壁缝来。屋顶大多盖的是杉木皮或茅草,很少有盖瓦的。好像家家用的是“自来水”——将竹子剖成两半,

把中间的竹节通开,把通节的半边竹一节一节地对接,把山泉水接到每家每户的水缸里。好像他们居住的山头并没有多少耕地,只是屋前屋后零星有些菜地,而真正的耕地却在另外几个山头上。从这个山头到对面山头,直线距离应该不足100米,打个“唿哨”都听得见。但是,“望山跑死马”,从这边到那边去劳作还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
这里离县城有80多公里,离最近的江口镇也有20多公里山路,交通极不方便。

我大哥下放在那里,那时还不到30岁,和他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每月交10元钱(大哥每月工资30多元)到住户家里,然后和社员一样挣工分。大哥在那里劳动锻炼的情况我不清楚,但现在想来,他在那里青山绿水养眼、富氧空气洗肺,生活应该是很满足的了。

现在,这里已经大变样:整个那溪十几个村,村村通了水泥公路不说,一幢幢具有瑶族特色的木楼也拔地而起。况且各个村根据山陡溪流多、环境优雅的特点,规划出自己的发展思路:有的搞峡谷漂流,有的建康养中心,有的依山傍水搞旅游民宿,有的种植养殖…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把一个原来落后甚至有点原始的深山老林搞得红红火火。

难怪旅游过后,有人慨叹:青山伴绿水,那溪成“乐溪”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## 那溪纪行

易祥茸

## 用心陪伴,静待花开

周桃香

叫,常常把我吵醒。一系列的表现,让我明白这是一个极度缺少安全感的孩子,她正在用坚冰打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结界。要打破这个结界,爱是唯一的武器。

为了让乔爱上阅读,我经常跟她一起读一本书,分角色朗读。慢慢地,我发现她的朗读能力越来越好,还在一次朗诵大赛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她也逐渐爱上了阅读。后来,我欣喜地发现她看图写出的句子非常灵动,想象力特别好。再后来,她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展示。

我学习“箱体疗法”,带着孩子去学校做沙盘游戏。并告诉她,那是属于我和她特有的时光,她弟弟都不能参与。她异常兴奋与放松,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情绪。从她摆弄的沙盘,我感受到她的心理在悄悄发生改变,坚冰在一点一点融化。我趁热打铁,在睡前放上轻音乐,再念一些充满爱意的小诗。我惊喜地发现,她睡觉越来越安稳,不再在梦里哭醒。

在课外兴趣上,我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。乔不喜欢舞蹈,我就让她学习古筝,以此来陶冶情操。她也在一次次的登台演出中增加了自信。

我努力寻找她的闪光点。有一次,乔发现我的鞋带松了,主动弯腰帮我系好。我给了她一个亲吻,说我的女儿真贴心。从此,她只要看到我的鞋带松了,就会给我系上。我就经常故意不系鞋带。这成了我们母女之间的默契。在我不断的表扬下,乔的性子越来越平和,心也越来越柔软。甚至在今年暑假弟弟生病期间,十一岁的乔承担了每天一日三餐的重任。

用心陪伴,静待花开!在爱的微光里,我的女儿花正在慢慢吐露芬芳。

(周桃香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关心下一代  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

高山飞瀑 石颂军 摄